

【聚焦】

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从罗布泊腾空而起,“东方巨响”震惊世界,背后有我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的赓续奋斗。他们攻坚克难,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技专家中,14位都是清华大学校友。近日,“愿以身许国——‘两弹一星’元勋中的清华人”展览在清华大学校史馆开幕,展出126张珍贵照片和60余件(组)“两弹一星”元勋的档案史料和实物档案,不少珍贵档案首次公开亮相。



钱学森的留美志愿书。



展览现场。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清华大学办特展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他们让世界听到东方声音

60余件档案还原元勋故事

展览的主人公是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杨嘉瑞、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曾经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

按照14位元勋入学或任教清华的时间顺序,展览分别呈现了他们在清华学习、工作,和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的历程。展柜里,钱学森的留美志愿书和保证书、邓稼先《量子场论》论著手稿、王淦昌化名“王京”的笔记本和使用过的座钟、王大珩的成绩单、王竹溪赠给彭桓武的计算尺、赵九章佩戴过的手表等整齐摆放。校史馆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馆藏精品。

“两弹一星”元勋的学籍卡也首次展出,记录了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元勋的籍贯、院系、入学日期等信息。驻足展柜前,邓稼先之孙邓晔第一次见到爷爷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注册卡。其上写有:邓稼先,年龄十八,院别为理学院第三级,系别为物理学系。学生注册卡还贴有邓稼先18岁时的学生照。这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形象。“邓晔友感慨道。”

邓稼先妻子许鹿希捐赠给清华大学的一份手稿也备受关注,这是邓稼先《量子场论》论著手稿,许鹿希还为此备注:“邓稼先的亲笔手稿”。此外,还有赵九章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讲述我国发展人造卫星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钱三强与清华原校长梅贻琦的多次书信往来;钱学森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途中留影等……透过展柜中的档案实物,一段段元勋隐姓埋名、为国献身的故事,逐渐被拼凑和还原。

隐姓埋名17载“爷爷住在信箱里”

展览开幕式上,5位元勋的后人深情分享了先辈为学为人的高尚品格,以及带给孩子后辈的启发和影响。



邓稼先(右)和赵超寰在新疆核试验基地事故发生区域的老照片。

“住在信箱里”,是王淦昌之孙王世华幼时对爷爷的印象。王世华回忆,小时候家里很多箱子上总是写着“王京”二字,但父辈没有详细说起“王京”的故事,只告诉他“爷爷住在信箱里”。在他的选择中,国家利益高于小家庭利益,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家国情怀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展览“首次亮相”的实物档案中,王淦昌的工作笔记和曾使用过的笔难得一见。仔细看笔记的署名,却为“王京”二字。清华校史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王淦昌的化名,背后是他隐姓埋名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感人事迹。

1961年,刚刚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北京的王淦昌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投入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研制核武器改名时,年过半百的他毫不犹豫写下

了“王京”,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史料记载,王淦昌是试验基地里年纪最大的科学家,但他克服了各种艰苦条件,每次试验都亲力亲为,常常不顾疲倦工作到深夜,经常是一个馒头就一杯水,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

王淦昌就这样隐姓埋名,奔赴一线,“消失”了17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在干什么。1961年到1963年,王淦昌领导了上千次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炸药轰击试验。1999年,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功勋奖章。直到那时,王淦昌的名字也终于被公开。然而,他却没能亲手接过这份荣誉。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逝世,享年91岁。

他紧抱着国家机密,把自己融入天际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名烈士,郭永怀的展柜里摆放着多张历史照片和一张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郭永怀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他的英勇事迹将永垂不朽,家属应当受到社会上的尊敬……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他领导组织了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1968年12月,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回北京汇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人们赶到现场,在飞机残骸中找到郭永怀和警卫员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的遗体时,他们紧紧抱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将绝密技术资料护在胸前。资料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他紧抱着国家机密,把自己融入天际,将丹心留在大地。”清华校史馆工作人员说,“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郭永怀是唯一一涉足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位烈士。”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

展览中首次亮相的多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学籍卡备受瞩目。其中,邓稼先的学生注册卡抬头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侧学籍栏的手写字从“试读生”改为了“正式生”。

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他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仅用一年多就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那时他26岁,被称为“娃娃博士”。1950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员,二机部九院理论部主任、院长等。

1958年盛夏,上级希望邓稼先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34岁的邓稼先明白,“大炮仗”就是原子弹,更是中华民族的“争气弹”。他也深知,这次牺牲不会小。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28年,他隐姓埋名,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

邓稼先为我国核理论研究作了开拓性工作。他领导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1979年一次爆炸失败后,为找到真正原因,邓稼先一个人走进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受到严重辐射伤害。1986年7月29日不幸逝世。展览中还展出了一张拍摄于1979年,邓稼先身穿白色防护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事故发生区域拍摄的照片。

“记得奶奶曾经对我说,爷爷邓稼先经常用‘忠诚纯正’来赞赏自己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同时他一直在用‘忠诚纯正’作为行为准则要求自己。”邓晔友说:“我想,倘若祖父邓稼先能看到今天中国各行各业奋斗者们的背影,能看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能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景象,他的脸上一定会再次洋溢出‘忠诚纯正’的微笑。”

何蕊/文 和冠欣/图

【评弹】

启动于2003年的北大《儒藏》项目是一个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重大学术文化出版工程,凝聚了中韩日越四国500位学者的心血。两年多前,《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282册已全部出版。12月9日,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捐赠2500万元,用于支持北大《儒藏》数字化项目,相关成果在“读典古籍”上线后,将实现人人可以使用《儒藏》的目标。

关于《儒藏》,季羡林先生曾用生动的语言解读它的编纂价值:“《儒藏》实在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儒释道三家,我们有《佛藏》和《道藏》,唯独缺少《儒藏》,交代不过去啊”。他所提到的“面子”,其实就是文化形象,而他说的“交代”,指的是这一代学者的责任。在季羡林、汤一介等先生的推动下,《儒藏》的编纂,很容易使人想到《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资治通鉴》的出炉过程,一部典籍背后的人影绰绰,往往藏着编纂者宏大的文化理想,他们为之付出的智慧与辛劳令人感动。

在《儒藏》之前,卷帙浩繁的典籍不但寄托着很多文化人的梦想与期待,对于大众来说也是一座被崇拜与向往的圣殿,一直到现在,能够翻阅古代典籍,能够收藏部分印刷出版的典籍,都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一家书店,一个书房,若是有几排大部头的典籍在列,总能给人带来安稳、厚重的印象。在这种瑰丽的典籍想象当中,也藏有一些令人感伤的情绪,比如《四库全书》中国仅存“三部半”,《永乐大典》原有22937卷,现存存800余卷,自然灾害与战争是这些典籍被残酷吞噬的主要原因,它们若是能够完整保留至今该有多好——这是无数人心中一个美好的愿望。

《儒藏》项目的推出,有着诸多重大意义,而从历史与收藏、阅读等层面看,它是一个弥补诸多典籍传世遗憾的非凡举措:在内容上,《儒藏》编纂着重收录儒家经典及其历代注解、历代儒家学者集中阐发儒家思想的古籍,适当收录突出反映儒家经世做人原则的典籍,能够反映儒家思想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以及古代自然科学领域持久广泛的影响;在规模上,全本《儒藏》收书3000余种,总字数约10亿,更是刷新了历代儒家典籍编纂的品种与字数记录。《儒藏》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但它的存在,并非尝试取代《四库全书》等典籍,而是独立于浩渺的文化时空当中。

《儒藏》采取“整体竖排,现代标点附校勘记”的方式,对版本进行严选,对内容进行审慎校点。为典籍加标点,方便了读者的阅读、理解与使用,但也容易出差错,不少学者表示,加标点非常考验编者的胆量与能力。但在技术向善的潮流下,版式识别、自动标点、结构整理、校勘等涉及古籍整理的全流程整理功能,已经在“读典古籍”系统得到了全部实现,《儒藏》整理者将相关文献的影像上传平台后,人工智能会进行初步标点,专业人员再进行校对及做出更有深度的学术判断,大大减少专家在基础性工作上投入的精力,不但加快了进度,也提高了精准度。

受巨大的文化惯性影响,能够收藏一套或部分纸质出版物,对于《儒藏》这样的典籍来说,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藏家与藏书”理想的双向奔赴模式,但在典籍数字化成熟的出版模式下,越来越多的人也倾向于拥有一套数字版的典籍。据报道,字节跳动所捐赠的款项,将主要用于支持《儒藏》整理工作并将相关成果在读典古籍上线,对公众永久开放,这标志着,人人可拥有一套完整的《儒藏》已经并非一个奢侈想法。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首次说出了“以大化小”成语,《儒藏》的编纂出版以及数字化呈现,能使其大,也可使其小,对于读者来说,可以随时在线阅读、检索、复制使用《儒藏》,就是这一大部头经典进入每个家庭,送到每个人手中的日常事件,而恰恰是这样小小的举动,会对典籍使用产生波澜壮阔的化学效应,典籍与公众的精神融合,会使那些曾经照耀一个时代的著作,在当下继续散发永恒的光彩。

《儒藏》

让典籍与公众迎来更好的精神融合

特约撰稿人 韩洁月

凤冠冰箱贴四个月卖出五十三万件

爆款文创背后的流量密码

每天9时开馆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门口总会排起长龙,而其中许多人都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凤冠冰箱贴而来。穿着红色汉服的小姑娘们从上海赶来,在天安门广场看完升旗仪式,7时许就来到国博排队,进馆后,她拿到了700多号的号码牌,9时20分,成功购买到了金属款和木质款凤冠冰箱贴各一个,满脸兴奋地拍下了照片。

需求爆棚

凤冠冰箱贴,木制款定价46元、金属款78元,每天各限量销售1000件和2000件,每人最多可购买两件,常常开馆一个小时内售罄,成为国博文创产品中的销量之王。它以国博馆藏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原型,这件明代顶级皇家制品,是古代工艺的巅峰之作。凤冠采用了点翠、掐金丝等工艺,镶嵌了500多颗红蓝宝石、上千颗珍珠,华丽非凡。

今年7月,凤冠冰箱贴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现象级“爆款”。首批3000件木质凤冠冰箱贴一天半内就销售一空,短短4个月售出17.5万余件。9月发布的“AR金属凤冠冰箱贴”,开售当天2小时就售出23000件,上市2个月售出35.5万余件。截至11月27日,两款冰箱贴共销售超53万件,成为国博近20年来当

之无愧的“销冠”。

如此火爆,让国博文创团队始料未及。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廖飞透露,由于工厂来不及生产,导致十多天后柜台才顺利补上货。待到金属款凤冠冰箱贴上架,团队备足了6000件货,希望再冲一下木制款的热度。然而,仅2小时,就卖了2300件。

如今,除了线下,国博也在天猫和京东的官方旗舰店每天各限量销售金属款1000件、木制款500件。面对供不应求的热度,廖飞回应,目前的产能已经达到工厂的最大限度。最初木制款的生产线仅10人,现在已经增加到40多人,金属款的生产线也从15人增加到65人。

独具匠心

和文物的繁复工艺类比,凤冠冰箱贴在文创类别中也属精工细作。它的设计延续了九龙九凤冠的华丽风格。设计师通过3D打印技术精确还原了凤冠的形态,同时采用木质和金属两种材料,呈现出质感上的多样化。每一粒串珠,都由工人手工组装完成,可谓“粒粒皆辛苦”。而凤冠中间椭圆形红色宝石的镶嵌,体现了对自然形态的尊重和审美偏好。

其实,冰箱贴并非凤冠系列的第一款文创。从这一系列刚推出,国博就嗅到了



凤冠冰箱贴。

其中的爆款潜质。笔记本、化妆镜、徽章、毛绒玩具、音乐铃、钥匙扣、马面裙、雪糕、咖啡等10余款凤冠系列产品,均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廖飞已经从事文创开发20年,他亲身经历了文创从1.0到3.0的迭代,最初大家追求的是文物的仿制品,后来开始借鉴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的文创设计理念,到现在国内的博物馆文创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已经走在国际前沿。每一件产品的诞生,团队都当成一件未来的爆款来打磨、研究、开发。

“国内制造业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对于文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廖飞也看到顾客对于文创的美观、实用性的期待,也在慢慢转变为了解它背后传递的故事,“所以我们做了很多AR文创,比如考古盲

盒,强化大家在观展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更好地了解背后的文化内涵。”

今年以来,国家博物馆累计推出各类文创产品200余款,涉及350余个品类,出现了凤冠系列、机甲拼插玩具、国博护照、AR考古盲盒、马面裙、冷泡茶、节日礼盒等多款备受观众关注喜爱的产品,观众在参观展览之余,便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

文创产业的蓬勃,国博为公众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经济价值。截至11月27日,国博文创产品销售收入比2023年增长106%,文创的发展也带动周边产业就业,直接解决社会就业人数超千人。这只是开始,未来的文创产品或许会更加打破界限,让博物馆的文化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赵玥

【时讯】

故宫“无障碍”文创空间亮相 用手触摸就能“逛遍”故宫

故宫文创融合馆近日开门。约200平方米的展示区域内,古老璀璨的中华文明变得“触手可得”,600余载四季交替的味道可以闻到,“箭亭广场”又一次响起张弓声……残障人士可以通过听觉、触觉、视觉、嗅觉等多感官体验历史,深入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故宫博物院院内东泰顺东侧,新开放的融合馆里,硕大的紫禁城被浓缩在一个沙盘上。残障人士可以用手指逛故宫。太和殿等地还贴上了盲文说明牌。观众逐一按下按钮,可以唤醒6段故宫声音。“午门听到的钟鼓声。”故宫博物院文创事业部工作人员于凡说,午门正楼两侧有钟鼓亭各三间,皇帝亲临天坛、地坛祭祀则钟鼓齐鸣,到太庙祭祀则击鼓,遇大型活动则钟鼓齐鸣。箭亭射箭骑马的声音、太和殿传膳礼宣布登第进士的声音、畅怀阁的京剧唱段等也都可以播放。

故宫的故事在融合馆里换了新角度展现。观众伸出手,可以与数百年“执守”在太和殿屋顶上的琉璃正吻、脊兽等构建模型握手沟通;“角端”香炉里飘出几缕暗香,三希堂的檀香、御花园的花香、慈宁宫的菊香……闻香识故宫;通过等比例缩小的中左门,不同规格的花窗可以对比着看和摸。

“融合馆设有文创商店、阅读区、多功能区和体验区。”于凡说,观众可以在“听见故宫”“寻味故宫”“感知故宫”三大主题区域,用全新视角读取故宫记忆,尤其是残障人士能够无障碍地欣赏文物,感知艺术。该馆内外还配备了各项无障碍设施,例如无障碍坡道、电子盲道等。

刘冕